

印尼华语传承历史和现状的思考(五)

作者：郭熙教授

做好。（符福金：我为印尼华语传承培养师资）

片段二

我看那个坟墓啊，大概是光绪年间，或者更早就到印尼来了。我应该是第七代了，老家应该是靠近武夷山的蒲城。我1946年出生，土生华人。我本来是从小说爪哇话，我很想学这个华语，因为我从小喜欢看那个布袋戏，爱看那个中国小说。我还喜欢看中国故事，我的父亲如果到三宝垄或者什么地方，经常买那个小说过来，那时候很多是从中国北京外语学院翻译成英文的。像那个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啦，秦香莲啊，我反正看得很喜欢啦。用印尼文看，那时候就出版那个武侠小说，就看得很入迷，废寝忘食。那时候开始很想学华语，不过没时间。那时候我在这边读书，住在印尼文学校。然后有一个讲华语的朋友，也读那个华校，原来就他一点点地教教我。不过，那时候就发生这个九·三〇事件了。我们年轻人被抓进监牢，抓进监牢里面啊，遇见一个刑事犯，华人呐。他当时是在巨港，从巨港那边来的。巨港当时就很多华人啊，人家怎么不会讲中文呢？他说在家里都是讲中文

的，我以前读书都是印尼文嘛，就跟他慢慢学。那时候没什么课本，他那个那时候上课，有个犯人有本《古文观止》，《古文观止》一个一个字，一个字一个字那边写，他教我。然后，还有个字典，我不懂的就问他。了7年，我学会了华语。过了3年，我们从别的监牢搬到这边的监牢了，我们把那个中文书从外面拿进来。从监狱出来基本上看那个小说就能看懂了。鲁迅的那个什么，巴金的那个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也看，《水浒传》也看。（柯东海：在监狱里学华文）

片段三

我祖籍是福建仙游，印尼华侨第二代，爸爸是国内来的。1937年，因为要逃避抓壮丁，就跑到南洋来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我1943年出生在泗水。因为我爸爸他就是国内来的嘛，所以谈话讲仙游话，家乡话，小的时候第一语言就是家乡话。学前大概四五岁吧，晚餐以后，店铺关门以后，我爸就把我就放在桌子上，给我讲《隋唐演义》，用家乡话来给我讲的，我听了会哈哈大笑。父亲听见我笑，也更高兴，越讲越精彩。我的父亲说书很棒，不会输给北方说书的。

所以说这个是我的特别的一个经历。我爸爸给我教育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，他对这个近代史也很熟，也是讲一些近代的历史。我妈妈是基督教，虔诚的基督教。小的时候，我爸爸给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讲《隋唐演义》；我妈妈在晚饭后，就给我讲《圣经》的故事，讲《创世记》，讲摩西的故事。后来，我到了新中（按：指新华中学），新中是红色学校，比中中（按：指中华中学）还要红色。平时，读的是《毛选》，三报一刊。那个老师教历史的又是很厉害，听的时候会振奋人心，所以这个熏陶了我的整个的童年青少年。中国50年代所有的电影都来过印尼放映。你在马来西亚看不到，新加坡看不到，菲律宾看不到，

香港也看不到，只有在印度尼西亚能看到，如《芦笙恋歌》《上甘岭》《五朵金花》《渡江侦察记》等。后来，发生了九·三〇事件，他们感觉到华文就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，所以为了消灭共产主义，连华文都要消灭掉，华校全部封闭，是这个年代。（王伟奇：父母打下我中华语言文化的根底）

在家庭教育方面，我这里有一个实例。雅加达李卓辉先生，《新报》是他在办的。2018年在雅加达访谈他的时候，跟他前前后后谈了好几个小时。他的5个孩子在华语断层的32年中在雅加达大，都能够很好的使用华语，他的孙子也会华语。当年他就是要求孩子在家里讲华语，学华文。他今年80多岁，仍然在办报纸，同时还在想

办华文的博物馆，在为华人的华语传承奔走。我说这些，目的就是说明我们可能需要研究，要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能够成功的。我们看到，即使是在特殊的环境下，作为一种遗产的语言，它也是可以很好地继承下来的。

三

我们现在整个来看一下。下图是林瑀欢博士论文里对华语功能空间做的一个分布。我们来看ABCDEF，首先是家庭，家庭它是一个最后的堡垒，如果家庭没有就很难了。第二个是一个民俗活动，社会的交际，这是一个保护层。刚才说到印尼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，比如说古诗各种各样的，这实际上华人社会的一种活动。第三是学校里边有语言课程，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前提，

华语传承目标体系链
(林瑀欢 2021b)

